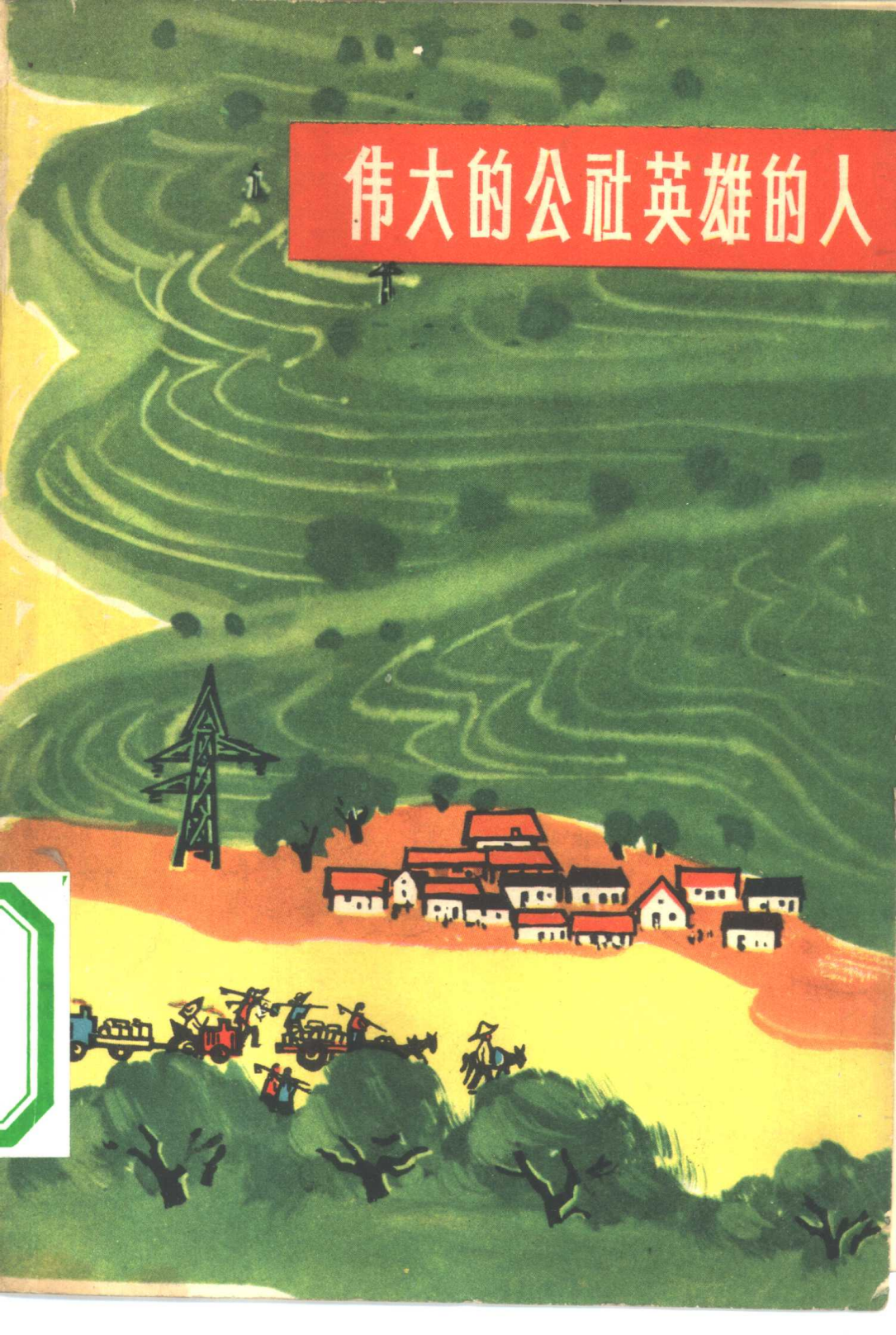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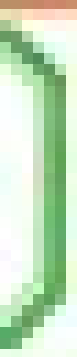


伟大的公社英雄的人



伟大的公爵威廉的人



偉大的公社英雄的人

本社編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上海

伟大的公社英雄的人

书号 10079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 绍兴路 74 号)

字数 13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$\frac{18}{16}$ 插页 2

1964 年 12 月上海第 1 版 1964 年 12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90000 册 定价 (2) 0.50 元

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编 者 的 话

东风浩荡，红旗飘扬，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人民公社战胜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，击退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攻击和污蔑，跨开更豪迈的步伐，继续奋勇前进。进一步感受到伟大集体力量的五亿农民，斗志更加昂扬，意气更加风发。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，他们团结一致，忘我劳动；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，他们移山造海，斗地抗天。农业战线上每时每刻涌现出来的新成就、新人物、新思想、新风尚……真是如花似锦，目不暇给。

伟大的人民公社在高歌猛进！

英雄的人民公社社员在高歌猛进！

报告文学是时代最敏锐的回音壁。为祖国创立了丰功伟业的人民公社轰轰烈烈前进的脚步声，从这面时代的回音壁上发出了强大的回响。

“风展红旗如画”，人民公社无限雄伟瑰丽的风光，从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报告文学中得到了真实、生动的反映。

不是吗？每当打开报刊，有谁能不感到这方面的作品是那样的丰富多采，激动人心？限于篇幅，我们只能挑选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一部分，编成这本报告文学集。这里，有返

歌奋发图强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的；有赞美排除万难、英勇战斗的顽强意志的；有发扬脚踏实地、刻苦钻研的科学态度的；有表现一心为公、先人后己的崇高风格的。……所有这些，都集中地展示了人民公社这个战斗集体无限强大的生命力。而几年来人民公社不断前进的历程，不正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缩影吗？不正是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的生动写照吗？

伟大的公社！

英雄的人！

读着这样的作品，不能不感到浓郁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，不能不一阵阵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。时代在飞跃，革命在高涨，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，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，同心同德，昂首前进吧！

一九六四年六月

目 次

编者的话 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	---

大寨英雄谱 ····· 孙 谦	1
我们是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！ ····· 刘振声	43
南柳春光 ····· 束 为	58
铁肩膀大桥 ··· 中共九江地委工作组、江西日报记者	133
音西巨变 ····· 邹大昌、庞际昌、李元添	158
毛田性格 ····· 未 央	185
蚂蚁岛精神 ····· 陈 山	199

大寨英雄谱

——陈永贵抗灾记

孙 谦

一九六三年八月上旬，昔阳^①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瓢泼大雨。八号下午，暴雨停了，乌云在天空翻滚，松溪河在两山之间呼啸，小沟小汊里倾泻着红泥水，这里溜坡，那里塌山……

从留庄到大寨有一条山间小路。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心急火燎地在小路上走着。这条路难走极了：沟里一踩能陷尺半深，坡上滑得站不住脚，暴雨把地形都改变了，这里，洪水把路冲断了；那里，塌山又把路堵塞了。路难走，心里又着急，陈永贵头上冒着汗，嘴里喘着气，不停脚地在泥泞中跋涉。

陈永贵大约四十八九岁，紫膛脸，粗眉毛，厚嘴唇，额上布满皱纹。他的身板子很壮实，全身涨满了气力。有人说，

^① 昔阳，山西省昔阳县。

陈永贵年轻时候曾和毛驴比赛过气力：毛驴身上放一百五十斤，陈永贵身上也放一百五十斤；毛驴身上再加一百斤，陈永贵身上也再加一百斤；结果是，毛驴压得跌倒了，陈永贵却稳稳地站着。这个铁铮铮的汉子，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折磨，就象那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，奄奄待毙，无声无息。一九四六年，土地改革的巨风吹到了大寨。这股巨风把压在陈永贵身上的封建大山掀掉了。象所有的翻身雇农一样，陈永贵对党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，朝着党指引的方向，坚定地前进。土改以后，那些既有劳力又有畜力的硬户头，组成了“好汉互助组”，把那些既缺劳力又缺畜力的老汉娃娃们一律关在门外，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贫雇农。陈永贵是大寨有名的劳动好手，他没有参加“好汉互助组”，却组织一个“老小互助组”。这个“老小互助组”依靠集体力量，不分明黑地苦干，把“好汉组”比倒了。这个“老小互助组”不单种好了土地，而且培养了人，现在大寨的主要骨干，大部分是“老小互助组”时代的那些娃娃。陈永贵不仅浑身都是气力，而且有着惊人的智慧、坚韧的意志、广阔的胸怀。他真象是从旧社会的泥垢里，捡出来的一颗明珠，擦去脏污，顿时就变得光彩夺目。十八年来，大寨党支部和大寨农民一起，干出了多少令人敬佩的成绩？大寨把七条沟八道梁一面坡都修成好地了；大寨的山坡上种活了数不清的果木树；大寨的粮食亩产由一百四十斤，提高到七百七十斤；粮食总产由十一万斤，提高到五十五万斤……大寨的土地变得整齐好看了，大寨党支部书记脸上的笑纹也多了。但

是，七天七夜的暴雨，把陈永贵脸上的笑纹都冲走了。

大雨开始那天，陈永贵正在城里开人代会。四号上午，大队长贾承让还给陈永贵来过电话，他说：社员贾承保的窑洞已经漏水了，动员他搬家他不搬，还骂人呢！陈永贵说：他不搬，抢救队就替他搬，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社员群众的生命。四号夜晚，电话不通了，雨却愈下愈大。陈永贵急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六日，人代会闭幕了，陈永贵冒着大雨跑到河边：松溪河象发了狂，又是吼又是叫，满河满沿的洪水，波涛滚滚，汹涌澎湃。七日，还是过不了河。今天下午，在好几个水手的帮助下，费了好大劲才渡过了河。

社员们怎么样了？牲畜怎么样了？土地怎么样了？窑洞和房子怎么样了？……

陈永贵越走越热。他脱下白小褂，随手把它甩到肩上，又摸下头上的毛巾，擦了擦汗水。过了武家坪，闪进了大寨沟。越离家近，心里就越急。拐了一个弯，陈永贵看见了大寨北口的那个小小观音阁，观音阁依旧如故，没有塌，也没有冲走。陈永贵加快了脚步，恨不得一步能跨进村里。走到麻湟沟口，陈永贵“忽”地站住了。麻湟沟的水库决了口，冲走了一片好地；南崖塌了，把上好的玉茭苗埋在泥土里；那些没有被冲走和埋没的玉茭苗，有的被冲得趴倒地上，有的被淤没了一半。陈永贵忽然觉得非常累，好象连举足的气力都没有了。他习惯地取下搭在脖颈上的旱烟袋，想抽袋烟，缓缓气。忽然一个念头冲进了他的脑际：“那些社员们怎么样了？”他把旱烟袋又挂到脖颈上，拔腿就往村里走。

还没有进村，陈永贵就望见了西崖下的那些塌窑；有的窑门被溜坡泥封了，有的还露个黑窟窿。陈永贵的心上象浇了一瓢滚油，火辣辣地心疼。他停下脚步，定了定神。心想：这可是塌天大灾！庄窝^①塌了，土地冲了！庄窝是几辈子的人住惯了的，土地是用了十几年工夫修好的——土是一锹头一锹头刨的，地是一箩头一箩头垫的，碓^②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的。哪个人见了这摊场能不心疼？我心疼，社员们也心疼。他们要抱住我啼哭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哭吗？——不能，不能，我要把苦恼藏在心里！我得给大家鼓气！……

陈永贵一进村口，不知道哪个眼尖的年轻人喊了一声：“永贵回来了！”紧接着，大队长贾承让就向着陈永贵冲了过来。贾承让是个大个子，平常精精干干的，未曾说话先带笑，虽然当过十几年雇工，却有股书生风度。七天没见面，贾承让大变了：两眼赤红，脸盘又瘦又长，衣服上满是泥污，裤管挽到腿叉根，两条腿上和两只脚上都沾满了泥巴。陈永贵一看见贾承让，心跳得更厉害了，他扑过去拉住了承让的大手，急切地问道：“人呢？”承让说：“都在。”“牲畜呢？”“也都在。”“粮食呢？”“抢出来了——毁了一些，数目不大。”陈永贵舒了口气，用力握了握贾承让的手，说：“只要人在，牲畜在，粮食在，这就是大胜利！”贾承让看了看陈永贵，激

① 庄窝即房屋和窑洞的统称，就是指人们居住的地方。

② 碓，音春，即用石垒成的地堰、地埂。这种碓，有的厚达三尺，高达丈余，长达五六十丈。

动地说：“永贵，灾情可不小啊！庄窝塌了百分之八十，土地冲了一多半——我到四外转了转，咱那些好地，有的连地基都没有了！”贾承让说到痛心处，眼里噙满泪花，几乎要哭出声来。陈永贵赶忙又用劲握了握承让的大手，说：“不要这样，千斤担子都在咱们身上，咱们得给社员撑腰壮胆！社员们在哪里？”贾承让说：“庄窝都漏得不敢住了，人都挤在俱乐部里。”“咱去和大家开会。”他们相跟着往俱乐部走去。这时候，陈永贵才发现贾承让走路有点瘸：“承让，你的腿怎么了？”“碰破了。”“在哪里碰破的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俱乐部的大房子里挤满了人。陈永贵一眼就认出了梁便良、贾来恒、赵大和、贾进才、赵启福、贾承富这班子老朋友。老伴李虎妮和儿子陈明珠也在这里。那些老朋友和亲人一看见陈永贵，便激动得坐不住了，这个喊老陈，那个喊永贵，他们眼里闪烁着泪花，喉咙里象塞了块红炭，呆楞楞地望着陈永贵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时候，有几个女人抽抽搭搭地啼哭起来。陈永贵心上象扎了把刀子，泪水一个劲儿往上涌，但是泪水没有涌到眼里，却流进了心里，他强作镇静地笑了。

满头白发的老贫农李喜庆说话了：“永贵啊，你还有心肠笑？看看这摊场，咱们大寨变成大灾了！”

陈永贵说：“灾是不小，可我要给大家道喜！”

李喜庆楞住了，大家也楞了。

李喜庆思谋了好一阵，怎么也翻腾不清陈永贵说话的意思。他嘟嘟喃喃地说道：“这还是喜事？庄窝塌了，土地

漂了，不哭妈妈就好啦，还要道喜？”

陈永贵笑了笑，说：“呃，咱们是要道喜。第一，咱们遭了这么大的灾，没有死一个人；没有死人，这就是大喜事！人常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；有人就是老本儿，什么江山都是人闹的！第二，咱们遭了灾，可是没有伤了元气。咱们的牲畜没有伤亡，咱们的粮食保存住了。有牲畜，有粮食，再有咱们这些人，还怕什么？旧庄窝塌了，咱们盖新庄窝；土地漂了，咱们再修新土地！第三，这场灾要跌在旧社会，我看咱大寨不知道有多少人寻死上吊、卖儿卖女。大家还记得民国九年吧？那年是旱灾，既没有塌房，也没有漂地，只是四十天没下雨，人们就吃不住了；那时候，我家是五口人，卖了三口，剩下我爹和我，后来我爹也上吊死了，就剩下我这个小长工。如今，我家正好又是五口人；同样是遭灾，可咱们大队囤着七万斤储备粮，银行里存着一万多公积金；要是明珠闹着要卖他华妮，我闹着要卖虎妮和小闺女，你们大家准要说：陈永贵父子都发了卖人疯啦！”

大家笑了。李喜庆叭哒叭哒地抽起烟来。

陈永贵继续说道：“我说这是咱大寨天大的喜事：上有共产党、毛主席的好领导，下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还有咱们大家伙的冲天干劲，有了这三件宝……”

陈永贵还没说完，李喜庆老汉“呼”地站了起来，接了茬：“有这三件宝，咱们敢和老天爷比高低！永贵，你说吧，现在咱们该干什么？”

陈永贵说：“现在你的任务是：吃好睡好休息好，等天

晴了干活儿。”

李喜庆刚坐下，陈永贵忽然想起一件事来。他大声问道：“贾承保来了吗？”

贾承保闷声闷气地答道：“来了。”

陈永贵问道：“你老婆给你生了个什么？”

“小子。”

“还住在那老窑里吗？”

贾承保嘿嘿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还说呢，要不是承让他们催撵得紧，全家人都埋进去了。”

陈永贵笑了：“你可不能埋怨承让强迫你搬家，那是我让他干的；你要有意见，可以批评我。”

贾承保又嘿嘿地笑了：“谢还谢不过来呢，哪还有意见？”

陈永贵说：“没意见就好。老婆刚坐了月子，想办法给吃点好的。”

贾承保说：“还吃好的呢？抢闹出来的点米面都吃光了，想给她再碾磨点，可全村的碾磨都淋灌得不能用了。”

陈永贵说：“这问题好解决：晚上就开咱们的柴油机，用钢磨磨面，咱们先给产妇和病人磨点白面。”

社员大会直开到天大黑。晚上，陈永贵又召开了支部大会。已经半夜了，会议已经结束，陈永贵几次催撵党员们去找地方睡觉，有几个党员却老“赖”着不走。

陈永贵急躁地问道：“承让，你等在这里要干什么？”

贾承让指着桌上的马灯，说：“等你们睡了，我要提上灯巡查。”

陈永贵又向梁便良、贾来恒、赵大和他们问道：“你们呢？”

原来他们几个，也是要等着提上马灯巡查去。

陈永贵急忙握住了马灯的提手，说：“你们都在这里睡觉，我去查夜。”

贾承让说：“还是我去吧。”

陈永贵说：“你们已经七天七夜没睡了，再要熬下去，你们是不想再工作了？”

贾承让说：“说我们呢？看你躁得瘦成个甚模样？”

陈永贵说：“我瘦，可我的眼睛还没熬红，两腿还没泡肿，你们赶快找地方躺下，我要提上灯走了。”

贾承让还要争辩，陈永贵便赶紧提起了马灯，快步走出大队部来，返身把窑门关上。

支部会开得好，陈永贵很兴奋。在暴雨中，除了个别人外，全体党团员和干部都表现得很好。他们把自己的家扔下，冒着生命危险救人、救牲畜、抢救粮食和物资——要是没有这班子人，大寨不知道要变成个啥样子呢！

第一道关口总算闯过来了，下一道关口还得闯。陈永贵噓了口气，抬头望了望天色。天上还有乌黑的块块云，下弦月在云块中时明时暗地游动。

陈永贵刚刚走下泥滑的斜坡，忽然从机器房里传出了几声熟悉的马嘶。陈永贵想道：“准是赵启福又没睡觉，我得去看看他。”

赵启福有三十八九岁，中等个子；两只大眼睛十分有

神，在那宽厚的大嘴角上常挂着笑意。他当了七年解放军战士，参加过淮海战役，挂过彩。从五九年以来，赵启福一直负责喂养队里的六十多头牲畜。由于他眼勤、腿勤、手勤，虽然他的两眼常是熬得血红，可是牲畜却喂养得又肥又胖。今年七月间，一匹母马生了小驹子，赵启福把小驹子抱到母马跟前吃奶，却冷不防让母马踢断了一条肋骨。在这次暴雨期间，赵启福一直守在马房里，照他的话说是：两只眼老是盯着那几十头牲口，不知道饥，也不知道困。五号后半夜，马房的一条横梁断了。赵启福刚把横梁顶架好，马房后边的土山流了。形势很危急。赵启福喊来抢险队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拉上牲口就往机器房走。天黑、雨大、水深，牲口害了怕，打死也不敢走。赵启福急中生智，一手抱了小马驹，一手牵了母马，第一个蹚进了二尺深的洪水中，母马一下水，别的牲口也跟着下了水。这时候，溜山泥水把马棚的山墙冲塌了——好险哪！

赵启福不是党员。经过了这次严重的考验，陈永贵觉得支部应该吸收赵启福入党了。

赵启福把草倒进槽里，扭身看见了陈永贵。他先咧着嘴笑了笑，说：“老陈你还不睡？”

“来你这里抽袋烟。”

陈永贵向房里走了几步，把马灯放在地上，从脖颈上取下旱烟袋来。他和赵启福在一根火柴上抽着了烟。

陈永贵问道：“牲口怎么样？”

“开头受了点惊怕，这两天缓过来了，我给多加了点料，

沒有掉膘。”

陈永贵望了望那些啃食夜草的骡马，思谋了一阵，说：“启福，我给你个任务——从明天起，你甚事也别管，好好的睡它三天三宿。”

赵启福说：“牲口刚上新槽，不习惯；就是让我回家去睡，我也睡不着。”

陈永贵严肃地说：“不能这样。要把工作分给大家做。以后咱们的牲畜还要大发展，你就是长了四只手也照顾不来呀。你要老这么干下去，你的身体受不了，别的饲养员也会说你是包办代替呢。”

这时候，那只小马驹走了过来，竖着两只耳朵，亮晶晶的两只眼睛，实在逗人爱。陈永贵摩挲了小马驹一阵，便推着它往母马跟前走。

赵启福说：“停下吧，老陈。那母马是只母老虎，现在还踢人呢。”

陈永贵看了看黑母马，又看了看赵启福，说：“你的肋肢窝还疼吗？”

“不疼了。阳泉那二十天医院住得真管事，现在一点也不疼了。”

“要注意劳累，小心再犯了！记住，明天你的任务是睡觉。”

从机器房出来，陈永贵向着俱乐部的大房子走去。

大房子里住了四十多口人。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老人，有小孩，还有喂奶的妇女。大家已经睡了，房里很安静。油